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十回 老伯母強作周旋話 惡洋奴欺凌同族人

原來外面杆子手查著了一船私貨，爭著來報。當下述農就出去察驗，耽擱了好半天。我等久了，恐怕天晚入城不便，就先走了。從此一連六七天沒有事。這一天，我正在寫好了幾封信，打算要到關上去，忽然門上的人，送進來一張條子，即接過來一看，卻是我伯父給我的，說已經回來了，叫我到公館裡去。我連忙袖了那幾封信，一逕到我伯父公館裡相見。我伯父先說道：「你來了幾時了？可巧我不在家，這公館裡的人，卻又一個都不認得你，幸而聽見說你遇見了吳繼之，招呼著你。你住在那裡可便當麼？如果不很便當，不如搬到我公館裡罷。」我說道：「住在那裡很便當。繼之自己不用說了，就是他的老太太，他的夫人，也很好的，待姪兒就像自己人一般。」伯父道：「到底打攪人家不便。繼之今年只怕還不曾滿三十歲，他的夫人自然是年輕的，你常見麼？你雖然還是個小孩子，然而說小也不小了，這嫌疑上面，不能不避呢。我看你還是搬到我這裡罷。」我說道：「現在繼之得了大關差使，不常回家，托姪兒在公館裡照應，一時似乎不便搬出來。」我這句話還沒有說完，伯父就笑道：「怎麼他把一個家，托了個小孩子？」我接著道：「姪兒本來年輕，不懂得甚麼，不過代他看家罷了，好在他三天五天總回來一次的。現在他書啟的事，還叫姪兒辦呢。」伯父好像吃驚的樣子道：「你怎麼就同他辦麼？你辦得來麼？」我說道：「這不過寫幾封信罷了，也沒有甚麼辦不來。」伯父道：「還有給上司的稟帖呢，夾單咧、雙紅咧，只怕不容易罷。」我道：「這不過是駢四儷六裁剪的工夫，只要字面工整富麗，那怕不接氣也不要緊的，這更容易了。」伯父道：「小孩子們有多大本事，就要這麼說嘴！你在家可認真用功的讀過幾年書？」我道：「書是從七歲上學，一直讀的，不過就是去年耽擱下幾個月，今年也因為要出門，才解學的。」伯父道：「那麼你不回去好好的讀書，將來巴個上進，卻出來混甚麼？」我道：「這也是各人的脾氣，姪兒從小就不望這一條路走，不知怎麼的，這一路的聰明也沒有。先生出了題目，要作『八股』，姪兒先就頭大了。偶然學著對個策，做篇論，那還覺得活潑些。或者作個詞章，也可以陶寫陶寫自己的性情。」

伯父正要說話，只見一個丫頭出來說道：「太太請姪少爺進去見見。」伯父就領了我到上房裡去。我便拜見伯母。伯母道：「姪少爺前回到了，可巧你伯父出差去了。本來很應該請到這裡來住的，因為我們雖然是至親，卻從來沒有見過，這裡南京是有名的『南京拐子』，希奇古怪的光棍撞騙，多得很呢，我又是個女流，知道是冒名來的不是，所以不敢招接。此刻聽說有個姓吳的朋友招呼你，這也很好。你此刻身子好麼？你出門的時刻，你母親好麼？自從你祖老太爺過身之後，你母親就跟著你老人家運靈柩回家鄉去，從此我們妯娌就沒有見過了。那時候，還沒有你呢。此刻算算，差不多有二十年了。你此刻打算多早晚回去呢？」我還沒有回答，伯父先說道：「此刻吳繼之請了他做書啟，一時只怕不見得回去呢。」伯母道：「那很好了，我們也可以常見見，出門的人，見個同鄉也是好的，不要說自己人了。不知可有多少束脩？」我說道：「還沒有知道呢，雖然辦了個把月，因為……」這裡我本來要說，因為借了繼之的銀子寄回去，恐怕他先要將束脩扣還的話，忽然一想，這句話且不要提起的好，因改口道：「因為沒有甚用錢的去處，所以姪兒未曾支過。」伯父道：「你此刻有事麼？」我道：「到關上去有點事。」伯父道：「那麼你先去罷。明日早起再來，我有話給你說。」我聽說，就辭了出來，騎馬到關上去。

走到關上時，誰知簽押房鎖了，我就到述農房裡去坐。問起述農，才知道繼之回公館去了。我道：「繼翁向來出去是不鎖門的，何以今日忽然上了鎖呢？」述農道：「聽見說昨日丟了甚麼東西呢。問他是甚麼東西，他卻不肯說。」說著，取過一迭報紙來，檢出一張《滬報》給我看，原來前幾天我作的那三首《戍婦詞》，已經登上去了。我便問道：「這一定是閣下寄去的，何必呢！」述農笑道：「又何必不寄去呢！這等佳作，讓大家看看也好。今天沒有事，我們擬個題目，再作兩首，好麼？」我道：「這會可沒有這個興致，而且也不敢在班門弄斧，還是閒談罷。那天談那位總巡的小姐，還沒有說完，到底後來怎樣呢？」述農笑道：「你只管歡喜聽這些故事，你好好的請我一請，我便多說些給你聽。」說著，用手在肚子上拍了一拍道：「我這裡面，故事多著呢。」我道：「幾時拿了薪水，自然要請請你。此刻請你先把那未完的卷來完了才好，不然，我肚子裡怪悶的。」述農道：「呀！是呀。昨天就發過薪水了，你的還沒有拿麼？」說著，就叫底下人到帳房去取。去了一會，回來說道：「吳老爺拿進城去了。」述農又笑道：「今天吃你的不成功，只好等下次的了。」我道：「明後天出城，一定請你，只求你先把那件事說完了。」述農道：「我那天說到甚麼地方，也忘記了，你得要提我一提。」我道：「你說到甚麼那總巡的太太，叫人到嘉定去尋那個轎班呢，又說出了甚麼事了。」述農道：「哦！是了。尋到嘉定去，誰知那轎班卻做了和尚了。好容易才說得他肯還俗，仍舊回到上海，養了幾個月的頭髮，那位太太也不由得總巡做主，硬把這位許小姐配了他。又拿他自家的私蓄銀，托他給舅爺，同他女婿捐了個把總。還逼著那總巡，叫他同女婿謀差事。那總巡只怕是一位懼內的，奉了閩令，不敢有違，就同他謀了個看城門的差事，此刻只怕還當著這個差呢。看著是看城門的一件小事，那『東洋照會』的出息也不少呢。這件事，我就此說完了，要我再添些出來，可添不得了。」

我道：「說是說完了，只是甚麼『東洋照會』我可不曉得，還要請教。」述農又笑道：「我不合隨口帶說了這麼一句話，又惹起你的麻煩。這『東洋照會』是上海的一句土談。晚上關了城門之後，照例是有公事的人要出進，必須有了照會，或者有了對牌，才可以開門；上海卻不是這樣，只要有了一角小洋錢，就可以開得。卻又隔著兩扇門，不便彰明較著的大聲說是送錢來，所以嘴裡還是說照會；等看門的人走到門裡時，就把一角小洋錢，在門縫裡遞了進去，馬上就開了。因為上海通行的是日本小洋錢，所以就叫他作『東洋照會』。」我聽了這才明白。因又問道：「你說故事多得很，何不再講些聽聽呢？」述農道：「你又來了。這沒頭沒腦的，叫我從哪裡說起？這個除非是偶然提到了，才想得著呀。」我說道：「你只在上海城裡城外的事想去，或者官場上面，或者外國人上面，總有想得著的。」述農道：「一時之間，委實想不起來。以後我想起了，用紙筆記來，等你來了就說罷。」我道：「我總不信一件也想不到，不過你有意吝教罷了。」述農被我纏不過，只得低下頭去想。一會道：「大海撈針似的，哪裡想得起來！」我道：「我想那轎班忽然做了把總，一定是有笑話的。」述農拍手道：「有的！可不是這個把總，另外一個把總。我就說了這個來搪塞罷。有一個把總，在吳淞甚麼營裡面，當一個甚麼小小的差事，一個月也不過幾兩銀子。一天，不知為了甚麼事，得罪了一個哨官。這哨官是個守備。這守備因為那把總得罪了他，他就在營官面前說了他一大套壞話，營官信了一面之詞，就把那把總的差事撤了。那把總沒了差事，流離浪蕩的沒處投奔。後來到了上海，恰好巡捕房招巡捕，他便去投充巡捕，果然選上了，每月也有十元八元的工食，倒也同在營裡差不多。有一天，冤家路窄，這一位守備，不知為了甚麼事到上海來了，在馬路上大聲叫『東洋車』。被他看見了，真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。正要想法子尋他的事，恰好他在那裡大聲叫車，便走上去，用手中的木棍，在他身上狠狠的打了兩下，大喝道：『你知道租界的規矩麼？在這裡大呼小叫，你只怕要吃外國官司呢！』守備回頭一看，見是仇人，也耐不住道：『甚麼規矩不規矩！你也得好好的關照，怎麼就動手打人？』巡捕道：『你再說，請你到巡捕房去！』守備道：『我又不曾犯法，就到巡捕房裡怕甚麼！』巡捕聽說，就上前一把辮子，拖了要去。那守備未免掙扎了幾下。那巡捕就趁勢把自己號衣撕破了一塊，一路上拖著他走。又把他的長衫，褪了下來，摔在路旁。到得巡捕房時，只說他在當馬路小便，我去禁止，他就打起人來，把號衣也撕破了。那守備要開口分辯，被一個外國人過來，沒得沒腦的打了兩個巴掌。你想，外國人又不是包龍圖，況且又不懂中國話，自然中了他的『膚受之朔』了。不由分說，就把這守備關起來。恰好第二天是禮拜，第三天接著又是中國皇帝的萬壽，會審公堂照例停審，可憐他白白的在巡捕房裡面關了幾天。好容易盼到那天要解公堂了，他滿望公堂上面，到底有個中國官，可以說得明白，就好一五一十的伸訴了。誰知上得公堂時，只見那把總升了巡捕的上堂說了一遍。仍然說是被他撕破號衣。堂上的中國官，也不問一句話，便判了打一百板，押十四天。他還要伸訴時，已經有兩個差人過來，不由分說，拉了下去，送到班房裡面。他心中

還想道：『原來說打一三板，是不打的，這也罷了。』誰知到了下午三點鐘時候，說是坐晚堂了，兩個差人來，拖了就走，到得堂上，不由分說的，劈劈拍拍打了一三板，打得鮮血淋漓；就有一個巡捕上來，拖了下去，上了手銬，押送到巡捕房裡，足足的監禁了十四天；又帶到公堂，過了一堂，方才放了。你說巡捕的氣燄，可怕不可怕呢！」我說道：「外國人不懂話，受了他那『膚受之朔』，且不必說。那公堂上的問官，他是個中國人，也應該問個明白，何以也這樣一問也不問，就判斷了呢？」述農道：「這裡面有兩層道理：一層是上海租界的官司，除非認真的一件大事，方才有兩面審問的；其餘打架細故，非但不問被告，並且連原告也不問，只憑著包探、巡捕的話就算了。他的意思，還以為那包探、巡捕是辦公的人，一定公正的呢，哪裡知道就有這把總升巡捕的那一樁前情後節呢。第二層，這會審公堂的華官，雖然擔著個會審的名目，其實猶如木偶一般，見了外國人就害怕的了不得，生怕得罪了外國人，外國人告訴了上司，撤了差，磕碎了飯碗，所以平日問案，外國人說甚麼就是甚麼。這巡捕是外國人用的，他平日見了，也要帶三分懼怕，何況這回巡捕做了原告，自然不問青紅皂白，要懲辦被告了。」

我正要再往下追問時，繼之打發人送條子來，叫我進城，說有要事商量。我只得別過述農，進城而去。

正是：適聞海上稱奇事，又歷城中傀儡場。未知進城後有甚麼要事，且待下回再說。